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商人

序

一 版本历史

《威尼斯商人》在一六〇〇年有两个“四开本”出版，一个本子的标题页是这样的：

THE EXCELLENT/History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With the extreme cruelty of Shylocke/the
Jew towards the saide Merchant, in cut-/ting a just
pound of his flesh. And the obtaining/of Portia, by
the choyse of/three caskets./Written by W.
Shakespeare./Printed by J.Roberts, 1600.

另一个本子的标题页是这样的：

The most Excellent/Historie of the Merchant/of
Venice./With the extreame crueltie of Shylock the
Jewe/towards the sayd Merchant, in cutting a just
pound/of his flesh: and the obtayning of Portia/by
the choyse of three/chests./As it hath beene divers
times acted by the Lord/Chamberlaine his Servants./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AT LONDON,/
Printed by I.R. for Thomas Heyes/and are to be sold
in Paules Church-yard, at the signe of the Greene
Dragon./1600

前者简称为“罗伯兹本”，后者简称为“海斯本”。这两个本子

究竟孰前孰后，是不易判断的，今从剑桥本编者及一般学者意见，称“罗伯兹本”为第一四开本，“海斯本”为第二四开本。（据John Dover Wilson教授在他编的剑桥本，一九二六年版，九一至一一九面所述，则“罗伯兹本”实较“海斯本”晚十九年之多。）

第一版对折本里的《威尼斯商人》是根据“海斯本”印的，稍有改动而已。

二 著作年代

一五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书业公会登记簿上有罗伯兹为《威尼斯商人》请求登记的记载；同年密尔斯（Meres）在他的“Palladis Tamia”里也把《威尼斯商人》包括在他所开列的莎士比亚的喜剧名单以内。可知《威尼斯商人》之写作不能迟于一五九八年，也许比这年代还要早几年，但是我们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罢了。

汉斯娄（Henslowe）的日记于一五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记载着一出威尼斯的喜剧的演出，但这是否即是莎氏此剧，是可疑的。

从作风方面观察，我们可以断定这戏是作者的中年时代的作品，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散文和流利的诗句，绝不是早年的作品。

所以我们可以判定，《威尼斯商人》大概是作于一五九六年或一五九七年。

三 故事来源

《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据Capell的考据，是根据了一三七八年出版之意大利人Ser Giovanni Fiorentino所作“II Pecorone”里的一篇小说而编成的。但是剧中波西亚择婿的方法，以及夏

洛克有一个女儿与基督徒私奔，这两点都不是意大利故事里原有的。择婿的方法，是采自英国的十三世纪的拉丁文的，一部小说集“Gesta Romanorum”（莎氏时代有英文译本）。杰西卡的私奔的故事在“Tales of Massuccio di Salerno”（作者著名于一四七〇年左右）里可以找到类似的情节。

但是有人疑心在《威尼斯商人》之前早有一个同样情节的戏，而莎士比亚大概是根据那戏而改编成为《威尼斯商人》。一五七九年 Stephen Gosson 作“The School of Abuse”一文攻击当时的戏剧，其中有一出便是“犹太人一剧，……演于红牛剧院……描写的是一群择偶的人之贪婪及放债的人之凶狠”。这犹太人无疑的是《威尼斯商人》的前身，可惜这剧本没有遗留下一行给我们，我们只能揣测罢了。

此外如 Marlowe 的戏剧“The Jew of Malta”（一五八九或一五九〇年作），也许供给了莎士比亚以夏洛克这样的角色。一五九四年伦敦绞杀的一个囚犯图谋毒杀英国女皇的犹太名医 Dr. Roderigo Lopez，也许是夏洛克的本身吧。

四 《威尼斯商人》的意义

《威尼斯商人》是一出喜剧，但也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中之最富于悲剧性者。在莎士比亚时代一般观众也许觉得夏洛克的狡猾凶狠是非常可恶的，夏洛克的受窘与被罚是极其可乐的，那三对情人的结婚是很可令人愉快的；但是由我们近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戏里面包藏着多少人道的精神，夏洛克是个可怜的人，他代表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心理。在英国，犹太人所受的压迫不亚于欧洲大陆任何国家的情形，从一二九〇年起，犹太人就被逐了，直到共和国成立，这禁令才被取消。犹太人因受迫害所以才不敢置产，以防被没收；因不敢置产所以只得收集巨量现金；

因有巨量现金，故往往以放债为业；因以放债为业，故不得不取重利；因此我们才有夏洛克这样的一个角色。莎士比亚写《威尼斯商人》时不见得一定是想替被压迫的人呼冤，但也不见得就和当时一般小市民一样的要以被压迫的人来取笑。至少，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看准了犹太人受压迫这桩社会现象，用公正深刻的手腕把这一个现象表现出来了。

在批评《威尼斯商人》的文章里，我觉得最深刻的要算是德国的海涅的一文，他是一个诗人而同时亦是革命主义的同情者，他又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的见解很值得介绍，他说：

“我在‘德瑞街剧院’观看此剧的时候，在我的包厢后面立着一个面貌灰白而秀丽的不列颠人，到了第四幕临完之际，他竟痛哭起来，叹着气说了好几声：‘那个可怜的人是受冤抑了！’那个人的脸是有最高贵的希腊风度的，眼睛是大而黑。所以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一双为夏洛克而流泪的大黑眼睛！”

“我一忆起那些眼泪，我就要把《威尼斯商人》列在悲剧一类里去，虽然此剧的骨干上是装了不少的顶欢乐的面具，山神，爱神之类的角色，虽然作者是有意使其成为喜剧的。莎士比亚也许是原来有意的为了大众的娱乐起见创造出一个野心的浪子，穷凶极恶的人物，结果是折了女儿失了财，且博得大家的一场奚落。但是这诗人的天才，诗人胸中的人道精神，却超出了他的私人的意志；所以夏洛克虽然有他的丑态，而诗人却由这夏洛克的角色中拥护了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这民族不知为了什么神秘的缘故却受着上下流社会的嫉恨——并不是永远以德报怨。

“我说什么呢？莎士比亚的天才超过了两种宗教的民族争端，这篇戏剧并不曾整个的描写了犹太人种或基督教徒，描写的是压迫与被压迫者，描写的是被压迫者一旦得到了变本加厉的报仇雪耻的机会，是如何的疯狂刻毒。这戏里毫无宗教纠纷的意

味，莎士比亚所表现出的夏洛克仅仅是一个天性厌恨敌人的人，在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也不曾把安图尼欧及其他人描写成信奉‘爱敌人’的宗教的信徒。夏洛克对向他借钱的人说：‘我永远耸耸肩忍受下来，’安图尼欧回答说：‘我以后还是要骂你，唾弃你，踢你。’

“请问基督徒的爱的精神安在？实在的，假如莎士比亚是有意拿夏洛克的敌人而又实在不配给他解鞋带的这一般人来代表基督徒，此剧将是对基督教的讽刺了。那破产的安图尼欧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物，一点力量也没有，没有力量恨，自然更没有力量爱，有一颗女人的心，和除了‘钓鱼’之外更无他用的一身肉。他没有付还那被骗的犹太人的三千两银子。巴珊尼欧也没有还他钱，这家伙简直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有一位英国批评家就这样的说过：他借钱原是为‘装体面’用的，原是为猎取一位富家的孤女及其妆奁用的。

“至于洛兰邹，更是一个无耻盗劫的共同犯，若在普鲁士的法律之下要处以十五年监禁的，要打烙印的，要站枷笼的，为了他是如此的爱金钱珠宝以及月夜音乐。至于其他的作为安图尼欧的朋友的威尼斯人，他们似乎也并不十分恨钱，他们的可怜的朋友遭了恶运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拿一些空话来安慰他，更无其他的表示。我们的虔笃的信徒，佛兰兹荷恩，曾说过煞风景而甚正确的话：‘此地有一个问题很合理的发生了：安图尼欧何以竟能弄到这种窘境呢？全威尼斯认识他，尊敬他，他的好朋友也全都知悉他的可怕的契约，并且也知道那犹太人一丝也不肯让步。然而呢，他们竟看着一天一天的过去，以至于最后弄到三个月满期，一切绝望。’他的好朋友如此之多，并且又都是富商大贾，应该不难凑出三千两银子，救他一命——并且是这样的一条命！但是解囊一类的事是诸多不便的，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位好

朋友毫无救济，毫不援手，这大概就因为他们仅仅是仅仅的名义上的所谓朋友吧。他们对于这位常以盛宴相饕的朋友是不胜怜悯之至，但是他们也为了图自己的快意起见而大骂夏洛克，这也是在无危险的情形之下的一种惯技，也许他们以为如此便算是尽了朋友的义务了吧。夏洛克的可恶的地方固然多，但是如果他有点看不起这一般人，也许他是有点看不起他们，我们却很难怪他哩。……

“老实讲，除了波西亚之外，夏洛克还是全剧中最体面的一个人哩。他爱钱，但是他并不讳言——他到市场上大声呼号，但是他还有一点更宝贵的在：受害的心的补偿——不可言述的耻辱之公正的报复；虽然他们以十倍的钱还给他，他也拒绝，三千两银子，十倍的三千两的银子，他也不惋惜，只要能买他的敌人的一磅肉。……”（据弗奈斯本）

THE MERCHANT OF VENICE

DRAMATIS PERSONAE

DUKE OF VENICE.

PRINCE OF MOROCCO, }
PRINCE OF ARRAGON, } Suitors to Portia.

ANTONIO, a Merchant of Venice.

BASSANIO, his Friend.

GRATIANO, }
SALANIO, } Friends to Antonio and Bassanio.
SALARINO, }

LORENZO, in love with Jessica.

SHYLOCK, a rich Jew.

TUBAL, a Jew, his Friend.

LAUNCELOT GOBBO, a Clown, Servant to Shylock.

OLD GOBBO, Father to Launcelot.

LEONARDO, Servant to Bassanio.

BALTHAZAR, }
STEPHANO, } Servants to Portia.

PORTIA, a rich Heiress.

NERISSA, her Waiting-maid.

JESSICA, Daughter to Shylock.

Magnificoes of Venice, Officers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Gaoler, Servants to Portia, and other Attendants.

威尼斯商人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The Duke of Venice)。

摩洛哥亲王 (The Prince of Morocco) }
阿拉冈亲王 (The Prince of Aragon) } 波西亚的求婚者。

安图尼欧 (Antonio)，威尼斯的商人。

巴珊尼欧 (Bassanio)，安图尼欧之友。

格拉西安诺 (Gratiano) }
萨拉尼欧 (Salanio) } 安图尼欧及巴珊尼欧之友。
撒拉利诺 (Salarino) }

洛兰邹 (Lorenzo)，杰西卡的情人。

夏洛克 (Shylock)，富犹太人。

条巴尔 (Tubal)，犹太人，夏洛克之友。

朗西洛特高波 (Launcelot Gobbo)，小丑，夏洛克之仆。

老高波 (Old Gobbo)，朗西洛特之父。

李昂那多 (Leonardo)，巴珊尼欧之仆。

鲍尔萨泽 (Balthasar) }
斯蒂番诺 (Stephano) } 波西亚之仆。

波西亚 (Portia)，富家女嗣。

拿利萨 (Nerissa)，波西亚之婢。

杰西卡 (Jessica)，夏洛克之女。

威尼斯诸亲贵，法庭官员等，狱吏，波西亚之仆役等，及其他侍从人等。

THE MERCHANT OF VENICE

DRAMATIS PERSONAE

SCENE.—Partly at Venice, and partly at Belmont, the seat of Portia, on the Continent.

威尼斯商人

剧中人物

地点：一部分在威尼斯，一部分在大陆上波西亚住宅之贝尔蒙。

ACT I

SCENE I—Venice. A Street.

Enter ANTONIO, SALARINO, and SALANIO.

ANTONIO In sooth, I know not why I am so sad:
It wearies me; you say it wearies you;
But how I caught it, found it, or came by it,
What stuff 'tis made of, whereof it is born,
I am to learn;
And such a want-wit sadness makes of me,
That I have much ado to know myself.

SALARINO Your mind is tossing on the ocean;
There, where your argosies with portly sail,—
Like signiors and rich burghers on the flood,
Or, as it were, the pageants of the sea,—
Do overpeer the petty traffickers,
That curtsy to them, do them reverence,
As they fly by them with their woven wings.

SALANIO Believe me, sir, had I such venture forth,
The better part of my affections would
Be with my hopes abroad. I should be still
Plucking the grass to know where sits the wind;
Peering in maps for ports, and piers, and roads;
And every object that might make me fear
Misfortune to my ventures, out of doubt
Would make me sad.

SALARINO My wind, cooling my broth,
Would blow me to an ague, when I thought
What harm a wind too great might do at sea.
I should not see the sandy hour-glass run

第一幕

第一景：威尼斯，一街道。

安图尼欧，撒拉利诺，萨拉尼欧上。

安 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忧愁；使得我也很厌烦；你说使得你厌烦；不过这忧愁，我是怎样染上的，怎样寻到的，怎样获得的，是什么东西做成的，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我还得要研究；忧愁把我弄得如此的糊涂，以至于我很难有自知之明了。

撒 你的心是在海上漂荡呢；就在你的帆篷辉煌的船队那地方漂荡呢，——那些船恰似海上的显贵富绅，又好像是海上赛会中的巨大出品，——一些扬帆飞过的小商船向着他们打躬致敬^①，他们却理也不理。

萨 听我说，先生，若是我有这样冒险的买卖，我的心情一大半是要被海上的希望给占了去的。我一定要不时的拔草测验风向；在地图上查阅商埠，码头，湾港；凡足以使我担心买卖受损的事，无疑的就要使我忧愁。

撒 把热汤吹凉的一口气，就能吹得我打寒颤，若是想起了海上大风的损害。我一看计时的沙漏

But I should think of shallows and of flats,
And see my wealthy Andrew dock'd in sand
Vailing her high-top lower than her ribs
To kiss her burial. Should I go to church
And see the holy edifice of stone,
And not bethink me straight of dangerous rocks,
Which touching but my gentle vessel's side
Would scatter all her spices on the stream,
Enrobe the roaring waters with my silks;
And, in a word, but even now worth this,
And now worth nothing? Shall I have the thought
To think on this, and shall I lack the thought
That such a thing bechanc'd would make me sad?
But tell not me: I know Antonio
Is sad to think upon his merchandise.

ANTONIO Believe me, no: I thank my fortune for it,
My ventures are not in one bottom trusted,
Nor to one place; nor is my whole estate
Upon the fortune of this present year:
Therefore, my merchandise makes me not sad.

SALARINO Why, then you are in love.

ANTONIO Fie, fie!

SALARINO Not in love neither? Then let's say you are sad,
Because you are not merry: and 'twere as easy
For you to laugh and leap, and say you are merry,
Because you are not sad. Now, by two-headed Janus,
Nature hath fram'd strange fellows in her time:
Some that will evermore peep through their eyes
And laugh like parrots at a bag-piper,
And other of such vinegar aspect
That they'll not show their teeth in way of smile,
Though Nestor swear the jest be laughable.

便不能不想到沙滩，并且想见我的满载的大船在滩上搁浅，把顶帆偏坠得比船肋还低，吻着葬身的泥沙。我到教堂看见石头的建筑，怎能不立刻想起危险的礁石，只消一触，我的船腰便把所有的香料洒在水上，给洪涛穿上我的绸缎；简言之，方才还值这样多，现在一无所有！我若能想像到这种情形，怎能想不到这事万一发生便要使我忧愁呢？所以你不不用和我说了：我知道安图尼欧是想念他的货物发愁。

安 相信我，不是的：我多谢我的幸运，我的买卖并没有寄托在一只船上，也并非是要到一个地方去的；我的全部财产也并不完全靠今年的命运：所以，我的货物并不足使我忧愁。

撒 哼，那么你必是有了爱情事。

安 胡说，胡说！

撒 也不是有爱情事？那么我们只好说你忧愁是因为你不高兴：那么你也可以很容易的笑笑跳跳就说你高兴是因为你不忧愁。我敢指着双头的哲奴斯②发誓，上天当初造人造了一些怪人：有些人永远是笑眯着眼，看见一个奏风笛的就笑得像鸚鵡一般，又有一些人天生的酸相，笑的时候也不露牙齿，虽然奈斯特③赌咒说这笑话是可笑的。